

影印

文淵閣四庫全書

第八八六冊

北京出版集團公司
北京出版社

本冊目次

古今說海(二)

明陸楫編……………一

少室山房筆叢正集

明胡應麟撰……………一六五

鈍吟雜錄

清馮班撰……………五一
馮武輯編……………五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六至九

詳校官中書臣吳璫

員外郎臣牛稔文履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琪

校對官學正臣周鏞

謄錄監生臣張炳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六

說畧三十二

雜記三十二

拊掌錄

四名

東萊呂居仁先生作軒渠錄皆紀一時可笑之事余觀諸家雜說中亦多有類是者暇日哀成一集目之曰拊掌錄不獨資開卷之一笑亦足以補軒渠之遺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也延祐改元立春日驟然子書

王溥五代狀元相周高祖世宗至宋以宮師罷相其父祚為周觀察使致仕祚居富貴久奉養奢侈所不足者未知年壽耳一日居洛陽里第聞有卜者令人呼之乃瞽者也密問老兵云何人呼我答曰王相公父也貴極富溢所不知者壽也今以告汝俟出當厚以卦錢相酬也既見祚令布卦成文推命大驚曰此命惟有壽也祚喜問曰能至七十否瞽者笑曰更向上答以至八九十

否又大笑曰更向上答曰能至百歲乎又歎息曰此命至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也祚大喜曰其間莫有疾病否曰並無之其人又細數之曰俱無祇是近一百二十歲之年春夏間微苦臍腑尋便安愈矣祚大喜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孩兒輩切記之是年且莫教我喫冷湯水

司馬溫公屢言王廣淵章八九上留身乞誅之以謝天下聲震朝廷是時滕元發為起居注侍立殿砌既歸廣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三

淵來問元發早來司馬君實上殿聞乞斬某以謝天下不知聖語如何元發戲曰我只聽得聖語云依卿所奏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枰為木野狐言其媚惑人如狐也熙寧後茶禁日嚴被罪者衆乃目茶籠為草大蟲言其傷人如虎也

熙寧間蜀中曰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翼人

或儒冠而僧衣故為怪以見象米芾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鞞紺緣朋從目為活卦影沈括存中方就浴劉貢父遽哭之曰存中可憐已矣衆愕問云死矣盆成括也

石資政中立好詼諧樂易人也楊文公一日置酒作絕句招之末云好把長鞭便一揮石留其僕即和曰尋常不召猶相造況是今朝得指揮其詼諧敏捷類如此也又嘗於文公家會葬坐客乃執政及貴遊子弟皆服白襴衫或羅或絹有差等中立忽大慟人問其故曰憶吾父又問之曰父在時當得羅襴衫也蓋見在執政子弟服羅而石止服絹坐中皆大笑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三

昔一長者在歐陽公座上見公家小兒有小名僧哥者戲謂公曰公不重佛安得此名公笑曰人家小兒要易長育往往以賤物為小名如狗羊犬馬之類是也聞者莫不絕倒

劉貢父嘗言人之戲劇極有可人處楊大年與梁同翰

朱昂同在禁掖大年未三十而二公皆高年矣大年呼朱翁梁翁每戲侮之一日梁謂大年曰這老亦待留以與君也朱於後亟握手曰不要與衆皆笑其敏雖一時戲言而大年果不五十而卒

李觀字泰伯盱江人賢而有文章蘇子瞻諸公極推重之素不喜佛不喜孟子好飲酒作古文彌佳一日有達官送酒數斗泰伯家釀亦熟然性介僻不與人往還一士人知其富有酒然無計得飲乃作詩數首罵孟子其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四

一云完廩捐階未可知孟軻深信亦還癡岳翁方且為天子女壻如何弟殺之李見詩大喜留連數日所與談莫非罵孟子也無何酒盡乃辭去既而又有寄酒者士人聞之再往作仁義正論三篇大率皆詆釋氏李覽之笑云公文來甚奇但前次被公喫了酒後極索寞今次不敢相留留此酒以自遣懷聞者大笑

張文潛嘗言近時印書盛行而鬻書者往往皆士人躬自負擔有一士人盡培其家所有約百餘千買書將以

入京至中途遇一士人取書目閱之愛其書而貧不能得家有數古銅器將以貨之而鬻書者雅有好古器之癖一見喜甚乃曰毋庸貨也我將與汝估其直而兩易之於是盡以隨行之書換數十銅器亟返其家其妻方訝夫之回疾視其行李但見二三布囊磊砢然鏗鏗有聲問得其實乃詈其夫曰你換得他這箇幾時近得飯喫士人曰他換得我那箇也幾時近得飯喫因言人之惑也如此坐皆絕倒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五

魯直在鄂鄂州太守以其才望信重之士人以詩文投贄守必取質于魯直而報之一同人投詩頗紕繆守攜見魯直意其一言少助其人魯直閱詩良久無語太守曰此詩不知酬以幾何魯直笑曰不必他物但公庫送與四兩乾艾於尻骨上作一大炷灸之且問曰爾後敢復湊分耶同人竟無所濟

科場進士程文多可笑者治平中國學試策問體貌大臣進士對策曰若文相公富相公皆大臣之有體者若

馮當世沈文通皆大臣之有貌者意謂文富豐碩馮沈美少也劉原甫遂目沈馮為有貌大臣又歐陽永叔主文試貴老為其近於親賦有進士散句云覩茲黃耆之狀類我嚴君之容時闕堂大笑

李廷彥曾獻百韻詩于上官其間有句云舍弟江南沒家兄塞北亡上官惻然憫之曰不意君家凶禍重併如此廷彥遽起自解曰實無此事但圖對屬親切耳上官笑而納之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六

歐陽公與人行令各作詩兩句須犯徒以上罪者一云持刀哄寡婦下海劫人船一云月黑殺人夜風高放火天歐云酒粘衫袖重花壓帽簷偏或問之答云當此時徒以上罪亦做了

黃裳酷嗜燒煉晚年疾篤喻諸子曰我死以大缸一枚坐之復以大缸覆之用鐵線上下管定赤石脂固縫置之穴中足矣

許義方之妻劉氏以端潔自許義方嘗出經年始歸語

其妻曰獨處無聊得無與鄰里親戚往還乎劉曰自君之出惟閉門自守足未嘗履閭義方咨歎不已又問何以自娛答曰惟時作小詩以適情耳義方欣然命取詩觀之開卷第一篇題云月夜招鄰僧閒話

孫巨源內翰從劉貢父求墨而吏送達孫莘老中丞巨源以其求而未得讓劉劉曰已嘗送君矣已而知莘老誤留也以其皆姓孫而為館職故吏輩莫得而別焉劉曰何不取其髯為別吏曰皆髯而莫能分也劉曰既是皆髯何不以其身之大小為別吏曰諾於是館中以孫莘老為大髯孫學士巨源為小髯孫學士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七

有一故相遠泚在姑蘇嬉遊書其壁曰大丞相再從姪某嘗遊有士人李璋素好訕詈題其旁曰玄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璋繼至

章子厚與蘇子瞻少為莫逆交一日子厚坦腹而卧適子瞻自外來摩其腹以問子瞻曰公道此中何所有子瞻曰都是謀反底家事子厚大笑

有一士人赴宴衆中有少年勇於色甫就席士人以服辭乃命撤樂及屏去羣妓後勸酬及少年少年罪士人曰敗一席之歡皆君也正所謂不自殞滅禍延過客耶賓主為之闕堂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凡數遍每讀徹一遍即再三咨嗟歎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句好

西人皆作吼音

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

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

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趙閱道罷政閑居每見僧接之甚恭一日士人以書贊

見公讀之終卷正色謂士人曰朝廷有學校有科舉何

不勉以卒業却與閑道人說他朝廷利害士人惶恐而

退後再往門下人不為通士人謂閹者曰參政便直得

如此敬重和尚閹者曰尋常來見諸僧亦只是平平人

但相公道是重他袈裟士人笑曰我這領白欄直是不直錢財閹者曰也半看佛面士人曰更那較不得些少來看孔夫子面人傳以為笑

張文潛言嘗問張安道云司馬君實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有二三分不合人意處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不解事矣文潛大笑

壽皇聖明亦為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郡陞辭有官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皇問如何

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

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闊故有此語

來日上殿壽皇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

讀容朕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

悅以某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以動壽

皇之笑也

紹興九年金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漢間碑

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老東平人貧甚
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一碑甚奇及出
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
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
笑而散

張文潛嘗云子瞻每笑天邊趙盾益可畏水底右軍方
熟眠謂湯燖了王羲之也文潛戲謂子瞻公詩有獨看
紅蕖傾白墮不知白墮是何物子瞻云劉白墮善釀酒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十

出洛陽如藍記文潛曰白墮既是一人莫難為傾否子
瞻笑曰魏武短歌行云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杜康亦是
釀酒人名也文潛曰畢竟用得不當子瞻又笑曰公且
先去共曹家那漢理會却來此間廝魔蓋文潛時有僕
曹某者在家作過亦失去酒器之類既送大府推治其
人未招承方文移取會也滿座大譁

哲宗朝宗子有好為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即事詩云
日煖看三織風高鬪兩廂蛙翻白出閣蚰死紫之長潑

聽琵琶鳳餒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
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織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鬪於兩
廂廊有死蛙翻腹似出字死蚰如之字方喫潑飯聞鄰
家琵琶作鳳栖梧食饅頭未畢閤人報建安章秀才上
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死有何妨
哲宗嘗灼艾諸內侍欲娛上或舉其詩上笑不已竟不
灼艾而罷

安鴻漸有滑稽清才而復懼內婦翁死哭於路其孺人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十一

性素嚴呼入總幕中話之曰路哭何因無淚漸曰以怕
拭乾妻嚴戒曰來日早臨棺須見淚漸曰唯計既窘來
日以寬巾納濕紙置於額大叩其額而慟慟罷其妻又
呼入窺之妻驚曰淚出於眼何故額流漸對曰豈不聞
自古云水出高原聞者大笑

石曼卿為集賢校理微行娼館為不逞者所窘曼卿醉
與之校為街司所錄曼卿詭怪不羈謂主者曰乞紙就
本廂科決欲詰旦歸館供職廂帥不喻其謔曰此必三

館僕人也杖而遣之

吳中一士人曾為轉運司別試解頭以此自負好附託顯位是時侍御史李制知常州丞相莊敏龐公知湖州士人遊毗陵挈其徒飲娼家顧謂一騶卒曰汝往白李二我在此飲速遣有司持酒釵來李二謂御史也俄頃郡尉以飲食至甚豐腴有一蓐醫適在其家見其事後至御史家語及之李君極怪使人捕騶卒得之乃兵馬都監所假受士人教戒就使庖買飲食以給坐客耳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主

李乃杖騶卒使街司白士人出城郡僚有相善者出與之別唁之曰倉卒遽行當何所詣士人應曰且往湖州依龐九耳聞者莫不大笑

北都有妓女美色而舉止生梗土人謂之生張八因府會寇忠愍令乞詩于魏處士野野贈之詩曰君為北道生張八我是西州熟魏三莫怪尊前無笑語半生半熟未相諳座客大發一噱

張丞相好草聖而不工流輩皆譏笑之丞相自若也一

日得句索筆疾書滿紙龍蛇飛動使其姪錄之當波險處姪罔然而止執所書問曰此何字丞相熟視久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之

李丹大夫客都下一年無差遣乃授昌州倅議者以去家遠乃改授鄂州淵材聞之乃吐飯大步往謁見其人言丈丈改鄂倅有之乎李曰然淵材悵然曰誰為丈丈謀昌佳郡也奈何去之李驚曰供給豐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淵材曰海棠無香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主

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聞者傳以為笑

石曼卿隱於酒謫仙之才也然善戲嘗出遊報寧寺馭者失控馬驚曼卿墮馬從吏遽扶掖升鞍市人聚觀意其必大詬怒曼卿徐著鞭謂馭者曰賴我是石學士也若瓦學士豈不破碎乎

王榮老嘗官於觀州罷官渡江七日風作不得濟父老曰公篋中蓄奇物此江神極靈當獻之得濟榮老顧無所有有玉麈尾即以獻之不可又以端石硯獻之不可

又以宣尼虎帳獻之亦不驗夜卧念曰有黃魯直草書
扇題韋應物詩云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即取視愴恍之間曰
我猶不識彼寧識之乎持以獻之香火未收天水相照
如兩鏡對展南風徐來帆一飽而濟吾意江神必元祐
遷客鬼為之不然亦何嗜之深也書此可發一笑

余家舊有軒渠錄此卷從吳純齋處袖歸謹抄于且

喫茶小軒中起八月三日庚子迄六日癸卯是日小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六

古

雨弄晴頗快人思時太歲丙戌至元十稷也映雪老
人華亭孫道明志時年六十九矣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七

明陸楫編

說纂一
逸事一

漢武故事
漢班固

漢景帝王皇后槐里王仲女也名姝兒母臧氏臧荼孫
也初為仲妻生一男兩女其一女即后也仲死更嫁長
陵田氏生二男后少孤始嫁與金玉孫生一男矣相工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七

一

姚翁善相人千百弗失見后而歎曰天下貴人也當生
天子田氏乃奪后歸納太子宫得幸有娠夢日入懷景
帝亦夢高祖謂已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為彘及生男因
名焉是為武帝帝以乙酉年七月七日旦生於猗蘭殿
年四歲立為膠東王少而聰明有智術與宮人諸兄弟
戲善徵其意而應之大小皆得其歡心及在上前恭敬
應對有若成人太后下及侍衛咸異之是時薄皇后無
子立栗姬子為太子長公主嫖有女欲與太子婚栗姬

妬寵少衰王夫人因令告栗姬曰長公主前納美人得幸於上子何不私謁長公主結之乎時諸美人皆因長公主見得貴幸也故栗姬怒不聽因謝長公主不許婚長公主亦怒王夫人因厚事之長公主更欲與王夫人男婚上未許後長主還宮膠東王數歲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主指左右長御百餘人皆云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作婦當作金屋貯之長主大悅乃苦要上遂成婚焉皇后既廢栗姬次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七

二

應立而長主伺其短輒徵白之上嘗與栗姬語屬諸姬子曰吾百歲後善視之栗姬怒弗肯應又罵上老狗上心銜之未發也長主日譖之因譽王夫人男之美王夫人陰告長主使大臣請立栗姬為后上以為栗姬諷之遂發怒誅大臣廢太子為王栗姬自殺遂立王夫人為后膠東王為太子時年七歲上曰羸者微也因改名徹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氏殺年父年因殺陳依律殺母大逆論帝疑之詔問太子對曰夫繼母如母明其不及

也緣父之愛故謂之母爾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者同不宜大逆論帝從之棄市議者稱善太子年十四即位改號建元長主伐其功求欲無厭上患之皇后寵亦衰皇太后謂上曰汝新即位先為明堂太皇太后已怒今又忤長主必重得罪婦人性易悅深慎之上納太后戒復與長主和皇后寵幸如初建元六年太皇太后崩上始親政事好祀鬼神謀議征伐長主自伐滋甚每有所求上不復與長主怨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七

三

望愈出醜言上怒欲廢皇后曰微長公主弗及此志德弗祥且容之乃止然皇后寵遂衰驕妬滋甚女巫楚服自言有術能令上意回晝夜祭祀合藥服之巫著男子衣冠幘帶素與皇后寢居相愛若夫婦上聞窮治侍御巫與后諸妖蠱呪詛女而男淫皆伏辜廢皇后處長門宮后雖廢供養如法長門無異其宮也長主以宿恩猶自親近後置酒主家見所幸董偃上為之起偃能自媚於上貴寵聞於天下嘗宴飲宣室引公主及偃東方朔

司馬相如等並諫上不聽偃既富於財淫於他色與主漸疎主怒因閉於內不復聽交游上聞之賜偃死後卒與公主合葬元朔元年立衛子夫為皇后初上幸平陽公主家置酒作樂子夫為謳者善歌能造曲每歌挑上上喜動起更衣子夫因侍尚衣軒中遂得幸上見其美髮悅之遂納於宮中時宮女數千皆以次幸子夫新入在籍末歲餘不得見上擇宮人不中用者出之子夫因泣涕請出上曰吾昨夜夢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

天意乎是日幸之有娠生女凡三幸生二女後生男即戾太子也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女事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餘歲色若童子拜為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所幸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也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嫋兮命天絕而弗長飾莊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

悶感兮處幽隱而懷傷稅餘馬於上椒兮掩修夜之不陽云云少翁者諸方皆驗唯祭太乙積年無應上怒誅之文成被誅後月餘使者籍資從關東還達於渭亭謂使者曰為吾謝上不能忍少日而敗大事乎上好自愛後四十年求我於蓬山方將共事不相怨也於是上大悔復徵諸方士上常輕服為微行時丞相公孫弘數諫弗從弘謂其子曰吾年已八十餘陛下擢為宰相士猶為知己死況不世之君乎今陛下微行不已社稷必危

吾雖不逮史魚冀萬一能以尸諫因自殺上聞而悲之自為誄弘嘗諫伐匈奴為之少止弘卒乃大發卒數十萬遣霍去病討匈奴折蘭過居延獲祭天金人於上林鑿昆明池又起柏梁臺以處神君神君者長陵女子也先嫁為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悲哀悼痛之亦死死而有靈其如宛若宛若如之名也祀之遂闕通言語說人家小事頗有驗上遂祠神君請術初霍去病微時數自禱於神君神君乃見其形自修飾欲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

乃責之曰吾以神君清潔故齋戒祈福今規欲為淫此非神明也因絕不復往神君亦慙及去病疾篤上令為禱於神君神君曰霍將軍精氣少壽命弗長吾嘗欲以太一精補之可以延年霍將軍不曉此意遂見斷絕今病必死非可救也去病竟薨上造神君請術行之有效大抵不異容成也神君以道授宛若亦曉其術年百餘歲貌有少容衛太子未敗一年神君亡去自栢臺燒後神稍衰東方朔娶宛若為小妻生三子與朔同日死時

人疑化去未死也自後貴人公主慕其術專為淫亂大者抵罪或夭死無復驗云東郡送一短人長五寸衣冠具足上疑其精召東方朔至朔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還來否短人不對因指謂上王母種桃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失王母意故被謫來此上大驚始知朔非世中人也短人謂上曰王母使人來告陛下求道之法惟有清靜不宜躁擾言終弗見上愈恨召朔問其道朔曰陛下自當知上以其神人不敢逼也乃出宮

女希幸御者二十人以賜之朔與行道女子並年百歲而死惟一女子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矣視之如童女諸侯貴人更迎致之問其道術善行交接之道無他法也受道者皆與之通或傳世淫之陳盛父子皆與之行道京中好淫亂者爭就之翟丞相奏壞風俗請戮尤亂甚者今上弗聽乃徙女子于燉煌後遂淪沒不知所終樂成侯上書言方

士樂大膠東人故曾與文成侯同師上召見大悅大乃敢為大言處之無疑上乃封為樂通侯賜甲第僮奴千人乘輿車馬帷幄器物以克其家又以女公主妻之送金千斤更號當利公主連年妖妄滋甚而不效上怒收大腰斬之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二千人克之率皆十五以上二十以下年滿三十者出嫁之掖庭總籍凡諸宮美女萬有八千建章未央長安三宮皆輦道相屬率使宦者婦人分屬或以為僕射大者領四五百小者領一二百人常被幸御者輒注其籍增其俸秩比六百

石宮人既多極被幸者數年一再遇挾婦人媚術者甚衆選二百人常從幸郡國載之後車與上同輦者十六人克數恒使滿皆自然美麗不假粉白黛綠侍尚衣軒者亦如之嘗自言能三日不食不能一日無婦人善行導養術故體常壯悅其應有子者皆記其時日賜金千斤孕者拜爵為容華克侍衣之屬上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者以為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有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皆拳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七

八

上令開其手數十人劈之莫能舒上於是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進為婕妤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是為昭帝焉從上至甘泉因告上曰妾相運正應為陛下生一男年七歲妾當死今必死於此不可得歸矣願陛下自愛宮中多巫蠱氣必傷聖體幸慎之言終而卒既殯尸香聞十餘里因葬雲陵上哀悼之又疑其非常人乃發冢開視空棺無尸惟衣履存上乃為起通靈臺於甘泉上年六十餘

髮不白更有少容服食辟穀希復幸女子矣每見羣臣自嘆愚惑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自是亦不服藥而體更瘠瘦二三年中慘慘不樂行幸五柞宮謂霍光曰朕告老矣公可立鉤弋子公善輔之光泣頓首曰陛下尚康豫豈有此邪上曰吾病甚公不知耳三月丙寅上晝卧不覺顏色不異而身已無氣明日色漸變閉目乃發喪殯未央前殿朝晡上祭若有食之常所幸御葬畢悉出茂陵園自婕妤已下上幸之如平生旁人弗見也光聞之乃更出宮人增為五百人因是遂絕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七

九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卷一百十八

明 陸楫 編

說纂二 逸事二

艮嶽記 宋張浚

徽宗登極之初皇嗣未廣有方士言京城東北隅地協堪輿但形勢稍下儻少增高之則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岡阜使稍加于舊矣而果有多男之應自後海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八

內又安朝廷無事上頗留意苑囿政和間遂即其地大興工役築山號壽山艮嶽命宦者梁師成專董其事時有朱勔者取浙中珍異花木竹石以進號曰花石綱專置應奉局於平江所費動以億萬計調民搜巖剔數幽隱不置一花一木曾經黃封護視稍不謹則加之以罪斲山輦石雖江湖不測之淵力不可致者百計以出之至名曰神運舟楫相繼日夜不絕廣濟四指揮盡以克輓士猶不給時東南監司郡守二廣市舶率有應奉又

有不待旨但進物至都計會宦者以獻者大率靈璧太湖諸石二淞奇竹異花登萊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異木之屬皆越海度江鑿城郭而至後上亦知其擾稍加禁戢獨許朱勔及蔡攸入貢竭府庫之積聚萃天下之伎藝凡六載而始成亦呼為萬歲山奇花美木珍禽異獸莫不畢集飛樓傑觀雄偉瓌麗極于此矣越十年金人入汴大雪盈尺詔令民任便斫伐為薪是日百姓奔往無慮十萬人臺榭宮室悉皆拆毀官不能禁也予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八

頃讀國史及諸傳記得其始末如此每恨其他不得而詳後得徽宗御製記文及蜀僧祖秀所作華陽宮記讀之所謂壽山艮嶽者森然在目也因各撫其畧以備遺忘云御製艮嶽記畧曰於是按圖度地庀徒僦工累土積石設洞庭湖口絲谿仇池之深淵與泗濱林慮靈璧芙蓉之諸山最瓌奇特異瑤琨之石即姑蘇武林明越之壤荆楚江湘南粵之野移枇杷橙柚橘柑榔栝荔枝之木金蛾玉羞虎耳鳳尾素馨渠那茉莉含笑之草不

以土地之殊風氣之異悉生成長養于雕闌曲檻而穿石出罅岡連阜屬東西相望前後相續左山而右水沿溪而傍隴連綿而彌滿吞山懷谷其東則高峯峙立其下植梅以萬數綠萼承趺芬芳馥郁結構山根號綠萼華堂又旁有承嵐崑雲之亭有屋內方外圓如半月是名書館又有八仙館屋圓如規又有紫石之巖祈真之磴攬秀之軒龍吟之堂其南則壽山嵯峨兩峯並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鴈池池水清泚連漪鳬鴈浮泳水面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八

三

棲息石間不可勝計其上亭曰噓噓北直絳霄樓峯巒崛起千疊萬複不知其幾十里而方廣魚數十里其西則參朮杞菊黃精芳藟被山彌塢中號藥寮又禾麻菽麥黍豆秔秫築室若農家故名西莊上有亭曰巢雲高出峰岫下視羣嶺若在掌上自南徂北行岡脊兩石間綿亘數里與東山相望水出石口噴薄飛注如獸面名之曰由龍淵濯龍峽蟠秀練光跨雲亭羅漢巖又西半山間樓曰倚翠青松蔽密布于前後號萬松嶺上下設

兩闕出闕下平地有大方治中有兩洲東為蘆渚亭曰浮陽西為梅渚亭曰雲浪沿水西流為鳳池東出為研池中分二館東曰流碧西曰環山館有閣曰巢鳳堂曰三秀以奉九華玉真安妃聖像東池後結棟山下曰揮雲廳復由磴道盤行縈曲捫石而上既而山絕路隔繼之以木棧倚石排空周環曲折有蜀道之難躋攀至介亭此最高於諸山前列巨石凡三丈許號排衙巧怪巉巖藤蘿蔓衍若龍若鳳不可殫窮麓雲半山居右極目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說海
卷一百十八

四

蕭森居左北俯景龍江長波遶岸彌十餘里其上流注山間西行潺湲為漱玉軒又行石間為煉丹亭凝觀圖山亭下視水際見高陽酒肆清斯閣北岸萬竹蒼翠鬱仰不見天有勝雲菴躡雲臺消閒館飛岑亭無雜花異木四面皆竹也又支流為山莊為回溪自山蹊石罅塞條下平陸中立而四顧則巖峽洞穴亭閣樓觀喬木茂草或高或下或遠或近一出入一榮一彫四面周匝徘徊而仰顧若在重山大壑深谷幽巖之底不知京